江南时报网
江苏金融报道 微信公众号
编　辑:殷文静
组　版:滕　方
校　对:洪　波
邮　箱:jnsb114@163.com

《枫桥夜泊》字里行间的密码

□杨一江

读史记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的《枫桥夜泊》使苏州城外的寒山寺成为尽人皆知的江南古刹。这首千古传诵的不朽诗篇描绘出江南水乡的朦胧美，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然而将每一句仔细读来，却又处处充满着矛盾和谜团。

“月落”

与日出、日落不同，月球有着特殊的运动规律，所以“月落”并不能代表夜晚——每月的新月期间，月落发生在黄昏；上弦月期间，月落发生在半夜；满月期间，月落发生在清晨；而下弦月期间，月落发生在正午。

从下文的“夜半”来看，张继见到的月落应该是在上弦月期间（阴历初七、初八）。有人以此来考证张继夜泊枫桥的时间，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乌啼”

最通行的说法是“乌鸦鸣啼”。然而有动物学家指出，以习性而言，乌鸦在夜深之际是不会鸣叫的，可以支持张继的解释是，通常不叫，不等于绝对不叫。某些“反潮流”的乌鸦一时高兴叫几下，也未必没有可能。

有人解释说，“乌啼”乃是苏州城外寒山寺西的“乌啼山”，月落乌啼的意思是指“月亮落到乌啼山后去了”。还有人说，“乌啼”并非山名，而是寒山寺西的“乌啼桥”。从前枫桥镇的老人都知道“乌啼桥”的存在。直到同治年间，乌啼桥才被毁坏。而乌啼山、乌啼桥是否真的存在，也只作为众家之说未有考证。

“霜满天”

“霜”是一种自然现象，专指水汽在地面凝结成的结晶。满天飞舞的固体水结晶，称之为雪，而“霜”是不可能“满天”的。

许多人以为，文学不能以科学的眼光去苛求。旧时国人忽视自然科学，鄙视其为“雕虫小技”或者“奇巧淫技”。从文人弄错“霜”与“雪”的概念，可见一斑。文学可以夸张，可以想象，但特指的专有名词却不可以弄错。没有了“真”，也就没有了“美”。曾有人作咏竹诗曰：“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批判者曰：“弄错了数量级。”数量尚且不能弄反，何况天上地下乎！

“江”“枫”

人云“江枫”是指寒山寺前的江村桥和枫桥。但许多人认为，将江村桥和枫桥合称“江枫”入诗似乎有些勉强，“江枫”应该解读为江边的枫树林。更有人考证说，张继时代的枫桥应该叫作“封桥”，而“枫桥”之说宋代才有出现。所以张继不可能知道“枫桥”的名称。

既然张继时代没有枫桥，那么他的这首诗自然也不能题为《枫桥夜泊》。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当时的题目叫《夜泊》，“枫桥”两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封桥乃苏州西部的水上关隘，桥下河中建有移动木栅，可以用来关闭水路，故称“封桥”。另据考证，古时在距封桥堍十米处，曾建有铁铃关，为陆路关隘，这也可以作为封桥曾是水上关隘的旁证。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郇国公王珪到苏州居住，在封桥旁立石，刻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夜泊》全诗，亲自纠正了“枫桥”误作“封桥”的“错误”。从此以后，封桥才正式确定为“枫桥”。所以，用王珪勒石来证明在此之前“枫桥”叫作“封桥”是不成立的。

王珪贵为宰相，自然不是不学无术之徒。他坚持张继诗中的“枫桥”之说，必定有其充足的理由，至少枫桥之说应该在他之前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

“对愁眠”

通常的解释是带着乡愁难以入眠。然而，这里的“对”字总觉得有些牵强。

所以有人认为，“愁眠”是寒山寺附近的一座山的名字，第二句诗的意思是江边的枫树林正好相对着“愁眠”山。“乌啼”和“愁眠”都是山名，不知道苏州人是否认可？

“姑苏城外寒山寺”

“姑苏城外寒山寺”，似乎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然而有人考证，唐代以前，这座寺庙被称为“妙利普明塔院”，唐宋时期称“普明禅院”或者“枫桥寺”（“封桥寺”）。“寒山寺”之名要到元代才出现。而且，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寒山子曾经来过寒山寺，更不用说主持寒山寺。甚至还有人考证说，张继夜泊枫桥的时候，寒山还没有出生。

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张继描述了几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寒山寺”，一个牵强的解释是，张继诗中的“寒山寺”并非专指某座寺庙的名称，乃是泛指而已。

以人名作为寺庙的名称，本来就很少见。所以“寒山寺”很有可能像“大佛寺”那样是当时的俗称。史料所能查到的，是其正式名称，查不到俗称也很有可能。况且，当时的寒山寺不是什么有名的寺庙，没有记载也很正常。

寒山的出生年份本身就是一个谜。还有最早出生于隋末唐初的说法。说寒山子晚于张继，也缺乏足够的依据。但还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寒山寺的由来。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在京准备赴任的台州刺史闾丘胤突发头疼，幸好有位高僧治好了他的病。高僧告诉他，台州国清寺的高僧寒山子乃是文殊转世。闾丘胤赴任后，去国清寺寻访寒山子。一直找到灶房，听到里面有人吟诗，就猜是寒山子，忙进去求见。

但寒山子不愿插手尘世俗事，赶紧逃跑。闾丘胤骑马紧追。寒山子奔到寒岩，竟然直接从岩缝中走了进去。岩缝顿时闭合，形成一道石壁。闾丘胤与寒山失之交臂，极为懊恼，这反而更坚定了他想要拜见寒山子的决心。

几年之后，闾丘胤因公路过苏州，在路边遇见了一位卖草鞋的老人，感觉此人正是寒山，于是上前参见礼拜，老人却已经不见了踪影。闾丘胤寻到了附近的妙利普明塔院，听僧人说，那位老人确实住在本寺，但他的来历谁也不知道。

为了纪念寒山，闾丘胤向苏州刺史建议重修妙利普明塔院，并将其命名为“寒山寺”。这就是寒山子与寒山寺的关联。

“夜半钟声到客船”

对“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质疑最多，宋代的欧阳修就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句则佳矣，奈半夜非鸣钟时。”确实，寺院只有“暮鼓晨钟”，寒山寺如何会有“夜半钟声”？

然而，这样的质疑遭到了众多诗人的反对。他们搬出许多唐人诗句，来证明当时的寺庙确实有夜半撞钟的习俗。但用唐人诗句中有“夜半钟声”的描写，来证明唐人张继的诗无错，是一种“循环论证”。其唯一的论据，无非是“总不成那么多诗人都错了吧”。

当然，也有人认为是诗人整夜失眠，凌晨睡去时听到晨钟，误以为“夜半”，这种想象的解释似乎也能站得住脚。

那么，寺庙究竟有没有“夜半钟声”？

有，但那是在除夕夜。在新年来到之际，撞钟一百零八下，表示去除旧年的一切烦恼。但如果夜夜如此，岂不忙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僧人了吗？

一首传诵千年的唐诗总共只有四句，居然句句都有疑问，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完整圆满的答案。这，实在是一个谜的奇迹！

痛苦是被唤醒的

张虎

说心事

“周末吃啥呢？”

“来碗网红面吧！”

“好喽，美美心情，约起来！”

南京这碗网红面，价格是298元，品尝过的人都说不错。既是周末又在七夕节前，我和爱人决定去小雅一下，大吃一次。

那面馆实行“饥饿营销”，每日限量60份，中午和晚上各30份，而且要预订。

我提前加了该面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登记。对方说因为食材要等量预购，所以需收取定金，如果取消或者减少份数，定金不退不抵扣。

同时规定不允许客人自带酒水，若带了，则加收服务费200元，而且不提供杯子。

霸道不？爱来不来，人家就这么玩儿。

店主在微信中给我推送了收款码，我按要求支付每份100元的定金。现代科技发达，通过微信，不见面付款在一分钟之内完成，简单又高效。

面馆的面虽然价格都是298元一碗，但种类有两种，一种是独特的河豚面，另一种是大师的牛肉面。我们俩正好每人预约一种，品一品吧。

周末的中午，我们如约而至。

餐厅是中式的风格，古色古香，门前的介绍告诉我，这里的装饰装修是请大师设计的。我仔细看了看，虽然整体风格较为简约，但一桌一椅的摆放确有讲究，内有绿竹，地面除木板外，间有青石板、碎石等拼接点缀，多元素的美观搭配，彰显着自然遐迩的意境之美。

我面竹而坐，片刻憩息，诗意地安度中午的悠闲时光。

随后期待中的那碗面上来了，快意在味蕾间尽情绽放。最后是水果和中午茶，品茗览翠，甚是美好！

因为爱人的河豚面吃得慢，我餐后便站起来四周走走。

和面馆处同一楼层的还有一家西餐店和一家火锅店，店门挨得近。我在西餐店门前稍作停留，和服务生聊聊，再看看菜单，发现两人套餐近1000元，一个人的费用约500元！这比一碗面价高多了。

我想西餐店可能不一般，于是信步走到火锅店，服务员热情向我推荐火锅食材，我问人均消费多少钱？“大概1000元左右吧”，她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很迷惑，“怎么比西餐还贵？”

楼下一层是一家中餐店，包间较多且面积较大，沿着楼梯走下去，我继续好奇地问：“最低人均消费多少钱？”

“580元。”

哦！？

我本来是带着一种“富人的心态”来吃面，认为花298元吃一碗大师的牛肉面很奢侈，但无意中却吃出自卑，因为周围任何一家店的人均消费都不止298元。

再回餐桌，我感到不是大吃，而是小吃。和去时相反，走时完全是一种“穷人的心态”。

没有一丝兴奋，还有些许失落，好像没吃好似的。

一周后，我到河北怀来县鸡鸣驿游览，看到很多农村老人在老巷中，古宅旁，大树下，或蹲着或坐着或站着，有的闲聊，有的打牌，有的卖东西。看到游客时，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我脱口而出：“他们真幸福啊！”结果当地的导游立即反驳我，“幸福什么呀？他们基本不识字，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不像你们走四方。”

那碗面质量不算差，价格也不菲；驿站的老人虽没去过远方，但生活在景区，舒适安然，陪着元驿路、明城墙一起慢慢变老，日子过得也有诗意。我和老人原本都很快乐，但一经比较，立刻多了些失意和沮丧。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幸福是珍惜得来的。比较产生落差，痛苦有时是被唤醒的。

浦发银行 SPD BANK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特约

品诗意

苇风（外二首）

王宗安

沧桑之美从不隐藏
禅意就在
这深情的秋水之眉睫

粼粼着波光，摇曳雪月
它们也许在回望前世白云

也许在清扫俗世之尘
也许在诠释一个“渡”字
也许叫秋风拈花而笑

落叶下

凉凉落叶下
流淌那只秋虫
凉凉的唐韵宋风
许我以孤鹜之身
溯洄至故国的朝阳
许我以孤鹜之喙
尝遍故园的百草千蕊
许我以孤鹜之喉
撩开岁月深处
抑或是梦
抑或非梦的蝶翅飞花
撩开月光之（世俗眼中的）伤痕
已呼啸而过的
我的白驹之影——
白色的飞雪
梅的魂

式微非式微

古桥的苍苔飞白
烟岚亘古的空旷

秋风轻唤故国的山岗
枫血染霜凝苍茫

渐远的蝉鸣卑微残荷
黄昏如舟，诗韵涟漪脉脉

秋水饮落霞，孤鹜长天
纤纤浮云云——
式微非式微，菩提归不归

溪边

钱惠

趾间有流水漫过
能抚摸到少年时的记忆
凹凸不平，上面有水草、芦花
发烫的夕阳
金色的光线还是那年的
滞留在往事深处
我在溪边等着父亲归来
这种等待
常常被石头固定住

很多往事被一朵朵野花撑开
有的欢喜，有的忧伤